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上仁宗皇帝紀三十六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叅軍
烈性介僻篤於孝友慶曆初預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
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荐之授試
校書郎本州之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又荐之故有
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
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賜其家酒帛初里惡少謝師乞持
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
死不可宥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
褒異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來

告其祖母喪^上帝為發哀于東內門帷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

朝七日 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秘書閣校理 乙巳改右

正言諫院供職及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 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曰宮中有子矣陛下它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婦邱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無

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禁益弛天

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帝嘉

納之及己見至和元年之末 丙午太常博士韓縝脩三班院編脩勅縝億子

從孫林奏也從林請據御史臺記為縝攻林張本 甲子錄故權塩判官虞部

郎中曹觀弟觀為建州判司主簿觀遺奏叙叔父脩古常為知

雜御史章獻太后垂簾以言事得罪又弟觀知封州與僕智高

戰死請除親一家便官從之 乙巳禮部貢院言近制不許臣寮

門客受恩澤其出官鎖廳取應限一次儻不中遂廢終身甚非

勸學之意請自今更不限舉數其長史司馬助教文學及曾應

奉中第者不理前資仍與除去進納之名從之 庚午詔太常禮

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為人父之

之道於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脩
兼侍讀學士脩言侍讀最為清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
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既
辱在翰林又充史館脩撰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
升脩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
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
俸薄特與添請給爾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
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脩固辭不拜
脩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閑備顧問
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
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

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
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負數漸多往時李士待制至
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
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立
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
待制未有定數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李
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
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脩後
疏附
見其從 士申光祿卿張子憲趙良規掌禹錫齊廓張子思
違當考 並直祕閣先是子憲等並為太常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
而執政靳之止遷大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於是特請而

還之

子憲遷光祿卿已見至和元年十二月今西出良規去年二月以少常直集為光祿郎錫去年十月以少常直

集崇文檢討為光祿郎正月以少常直史為光祿子思二月以少常直祕為光祿

癸酉勾當御厨

駕部員外郎李象中供備庫副使張茂之內殿承制韓從禮

並貸命配江南京西等處衙前編管入內供奉官盧待問追

兩官勒停皆坐自盜御食也象中等未敗以前日宰二百八

十羊以後日宰四十羊爾

此據江伏復雜志云御厨自李象中得罪後日宰四十羊以前日宰

二百八十羊又云雷簡夫判設案日御厨日支麵萬斤後點檢得乃日剩支六千斤

甲戌詔禮部

貢奉 己卯起居舍人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鎮知制

誥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都磨勘司馮京為右正

言龍圖閣待制鎮與京同試中書而京乃富弼子壻故以待

制命之鎮自罷言職每曰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

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

大計 辛巳禮部貢院言奉詔再詳定科奉條制應天下進

士諸科解額各減半明經別試而係諸科解名無諸科處許

解一人開封府進士二百一十人諸科一百六十人國子監

進士一百人諸科十五人明經各一十人並為定額禮部奏

名進士二百人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別頭試每百人

解一十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人送鄰路試凡戶貫及七

年者若無田舍而有祖父墳者並聽從之 癸未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景初判尚書刑部賜五品服景初衣

綠入謝既改賜章服乃詔自今知雜御史衣綠者告謝日令

閣門取旨 癸巳詔三司禁中所降物送雜賣場其令判官

一負監勒平估之母得押配人戶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

從樞密使韓琦之請也

明年正月張方平上其書

夏四月甲子河南府言資政

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

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所宜有若援

廣親宅例當得與置則是公襲非禮之禮詔送兩制及臺諫官

詳定而言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殿

不合典禮悉宜罷帝以廣親宅興置已久不欲毀之睦親宅遂

罷修營 丙寅詔曰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

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老昏不事以弛為

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

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

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丁卯詔臣寮赴任益

梓利夔路其遠接人陸路止於京師水路止於荆南若路不由京

師即許其地里不得過六十程若舊例不及者止如例初三司使張

方平言兩川迎送之役有經涉水路來往萬里之遠至有餓乏病

死者不可勝數故著此條 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

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間歲貢奉須前一年補試

比至科場多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

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

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又增一百五十人乃六月丙寅今并書

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

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

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初監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

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于朝曰參由呂公弼

薦遷諫議大夫為僥倖 參轉諫議大夫在元年十一月乙巳 又遣小吏高守忠齎

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

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

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 乙酉詔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

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

於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守不為輕矣宜遵所奉以道吾

民者而與參相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辯訴紛

然敢為詆欺處之自若以至興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

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効其降申錫知

滁州勝于朝堂申錫尋改知濠州詔宗正寺自今白身人娶

宗室女須三代有官或父祖曾任升朝官而告勅見存者乃乃京

朝官委保之其在仕者三代雖不盡有官亦聽 六月丙午吏部

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

上許之 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加禮部尚書

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賈昌朝

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 能為鎮東節度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

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為客位

以待官官又官有官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罷然昌

朝釋官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

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觀
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樞密副使
禮部侍郎田况為樞密使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王堯臣加吏部
侍郎帝初欲用堯臣為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
給事中叅知政事曾公亮加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程
戡加吏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樞密副使
庚戌翰林學士歐陽脩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脩承包拯
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
不能舍所長強所短也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
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
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
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
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
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又言真宗曰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
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之過未嘗矜貸此輩常知畏懼
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又屢言及此實社稷
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以保全之也
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人過然有制之於漸
庶免貽患惟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又言
朝廷允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

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不謹乎緣累
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勅總下未逾月而輒更奏語方行又隨時而
追改民知命之令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欲乞今後朝廷
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謹重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
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
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
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奉
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此據拯附傳今正傳削去教
養宗室臺諫官不避二府
薦奉聽兩制皆執政私第
二事不知何故當考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
內臣竇昭齊等宴日擅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
生理嘗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甲寅詔學

士院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脩之請也 丁卯交
趾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臯端有角食
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况言昨南雄
州簽判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
麒麟則朝廷殆為蠻夷所詐又知慶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
廣州常有蕃商辨之曰此乃山犀爾謹按符瑞圖麟仁獸
也麇身牛尾一角之端有肉今交趾所獻不類麇身而有甲
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昔宋大始末武進有獸見一角羊
頭龍翼馬足父老亦莫之識蓋異物雖中原或有之爾雅釋麇
大如鹿牛尾一角驕如馬一角麇麇身牛尾一角又兕似牛一
角青色重千斤然皆不言身有麟甲廣志去符杖如麟皮

有甲此雖近之而刑乃如牛又恐非是故在外之臣屢有章奏
辯之然不知朝廷本以遠夷利朝貢以示綏來非以獲麟為瑞
也請宣諭文趾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去得所進異獸不言麟
麒足使殊俗不能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
去。秋七月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
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為鄉里所推也襄世閩人知其
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
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
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
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

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
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因不能償襄下令禁止
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
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勅之及襄去閩人為立德政碑襄穆
皆福州人也。丁亥命樞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
課院罷諸路經略安撫使奏舉親戚管勾書寫機宜文學。壬辰
復以度支負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
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曆八年十月制置解鹽皇祐五年四月
坐它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皇
祐三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十五萬以四年數視

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請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監又言商人持券若塩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畜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塩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塩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

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云

此據權御本志

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

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

供職許之

會要七月事今附月末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臣伏見諫官陳

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

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

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陳旭所請

祇為恩賞之一而小人僥求無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

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媵媼或為內

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至於婢

妾賊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寺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鞠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修奏此不知何開封赤及兩月按修以六月庚戌權知開封今附見七月末八月壬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婿不許鎖廳應舉丁未詔三司京西北歲早屢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辛亥度支副使右諫議大夫周湛為契

丹國母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監鉞副使工部郎中王鼎代往朝廷以今虜母於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勅使者但遣書虜主傳達聘物而虜人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以理折之虜人誣服自是為常此據李清臣所作王鼎墓誌蕭氏契丹王已未洪基之祖母去年卒今乃洪基之母也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文安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為榮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唐十院置維城庫約諸王廩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猶或不給且諸王邸都殖產市井日取其資唯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師諸宗子月視祿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賓客冠昏喪祭之

用無不獲其助今其法不廢今謂熙寧間也是月詔立定橫行員數客
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一員東西上閣門使共二員閣門引進
客省副使共六員閣門通事舍人共八員內閣門副使轉引進
副使引進副使轉客省副使即依諸司使副磨勘條例施行遇
閣門使有闕則以次遷補不拘磨勘年限內有歷閣門職事後
別無近上臣寮同罪奏舉及曾犯贓及私罪杖以上情理重者
若遷補名次到日並與別除它官內有任東西上閣門使或四
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員闕遷補者與加遙郡其改正任
者須授引進使及四年轉充團練使客省使四年轉充防禦使
其戰功并殊常績効非次拔擢者勿拘知鄆州劉敞言臣聞愛

至者慮常過而憂遠者言必深臣在闕門之外備東藩之守誠
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之義雖在畎畝猶不忘
君况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詳擇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
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
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
下臨政以來履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長
幼遂其性自三代漢唐之盛未有及今日者也臣願陛下日謹
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圃置酒觀樂聖心處之自有
常節而議者亦謂其太頻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
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

於政事有遊觀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孔子曰
樂宴樂損矣臣願陛下玩心於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於聲毋
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
樂節禮樂益矣唯陛下裁幸此疏據劉敞集去嘉祐三年八月上今附錄九月恭謝
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
以見錢和采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用薛向議在嘉祐元
年十月末本志去行未數年恐失實今略刪修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
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龍圖閣直學
士知諫院陳旭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
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宜勅有司悉從官給而本路舊

輸稅絹若無得折為見錢其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
估至京以銀紬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
所傾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摧茶民私畜販皆有禁臘茶之
禁尤嚴於它茶犯者其罰倍亢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
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
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
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
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
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
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一千餘緡官茶所在陳

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尚書言
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

顧者贖養兵師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而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

弛禁清臣疏已見景祐三年三月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是著作佐郎何萬

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繼園戶貿易而官

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采之費可以疏利源

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

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宰

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癸酉命絳旭及知

雜御史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丙子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

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上下募

敢勇家丁至四五則藉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

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

免二丁稅於是各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監商以便民復邕州

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

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

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

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

院使張堯佐率贈太師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

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節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恣嫖恩

寵為世所鄙。冬十月癸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使自今遇有闕
負須改官四年以上方得除授之。乙巳出內藏庫紬絹十萬下
河東轉運司助余軍儲。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
王安石為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
以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
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曰。方今急在於人才而已。又
曰。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
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
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
生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
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
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
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
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
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
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
又曰。陛下誠有意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

下新之而已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
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運使孫長卿理三司副使資序令久在任長卿楊州人是月詔於
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景靈宮自先朝以
來崇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
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
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詔送禮院詳定禮院言
臣等看詳諸寺觀建五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崇奉先帝太后
示廣孝恩猶依倣西漢原廟故事今議立郭皇后影殿於禮無

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
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
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
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
已丑詔曰天下利害繫于水為深自禹制橫潰功施于三代而
漢用平當領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
來水官失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大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
驚流或致衝冒害既交至而利多放遺此議者宜為朝廷講圖
之也朕念夫設官之本因時有造救敎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
置職守則無以責其任非選擇才能則無以成其効宜修舊制

庶以利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應官
屬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渠司以
御史知雜呂景初判監監判官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
勾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監事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
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
諸博般倉漕米輸京師歲積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
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
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舡不復委
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至併事日繁驟有不能檢察則吏
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

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
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名空名漕事大赦皇祐中發運使
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
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
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
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
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湖兩浙轉運司
以某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
出沿十二月甲辰樞密院上端拱以來宣勅劄子六十卷以一
本留中一本送龍圖閣初韓琦為樞密副使言嘗任河北見祖

宗所下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錄而上之。已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贏以聞。已酉詔吏部流內銓自今選人磨勘毋得叙勞績求先次截甲引見若勞績重於改京官朝廷自賞擢之時銓格繁密吏所以為姦其緒尤多案牘及書課歷疑誤僅若毛髮比輒行下推原數四猶不釋以邀賕請故磨勘者類皆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歲乃得改官多因緣薄勞求截甲引見故降是詔翰林院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它官判省名不相稱更定其制百司常務多白二府請詳其重輕移付于下使大臣不為細故櫻慮得以專講政事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

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為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有

勅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遺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

典著為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

王安石曰敞錄可考敞

等條列改正裁損申明十事唐制雖係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

官為宰相然尚書中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即欲改正官制仍

須別立政事府如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

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即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

以曹事還中書尚書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衆蠹財

害改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

員其即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行即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一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尚書銓唯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部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當悉省罷還屬尚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宰相入立

伏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勅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機密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至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變其瑞大勝芝草也賜喜雪燕于中書丁巳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三五州至八九州有都監同巡檢或駐泊捉賊員數既多非惟軍馬勢分兼遇驚劫罕能獲賊惟逐縣弓手習知賊所藏匿而捕獲之其一州軍止留巡檢一人數州留

都巡檢一人其沿江海汴河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並留之其
增逐縣弓手減散從承符脚力代以剩員 辛未詔年七十而
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為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
恩子孫 閏十二月丁卯朔詔嘗為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
伎術官出職者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班出至正任者方
得知邊要州軍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眾其
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
士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
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勅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
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

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
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
次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次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
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
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
比舊亦寢衰比據本志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減
常膳燕契丹使無作樂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
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
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八門不得行禮者食日居其一此觀
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

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視事及
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夜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北憂大過春
秋所譏今虜使入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規狀乞詳
求舊典折衷於禮右千牛衛將軍充顏上同禮國降勅獎諭已
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所請也是歲天下主戶六百九
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一口一千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
客戶三百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
百三廢估馬司命羣牧司官兼領之應天府失入平民死未決
通判孫世寧辯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
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子也。

上春秋高未有繼嗣宗彥上書請修胎養令曰臣嘗讀漢章帝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史臣以謂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者也臣考尋世次章帝八
子長則和帝而質安已下諸帝皆其系曾故史臣又曰章帝長
者事從敦厚故繼嗣漢室成其苗裔夫以章帝仁心務在養民
而福祚蕃衍及於後世則為國者所當取法為前者詔書斥戶
絕田勿賣收其租置廣惠倉以廩食窮獨臣切喜國家不以絕
戶之物為利而悉歸諸民近聞後宮就館者有二則嗣續之報
將在茲日鉅知非廣惠濟民之意有所感發哉然自詔下以後
戶絕田復賣如故臣竊懷不滿謂宜一以所售之直使益市粟

穀兼修胎養之令若未能盡如東漢之制則少加裁損第賜戶
下懷妊不能自存者是陛下不傷婦藏之積而廣德施於海內
人心悅則天意感天意感則福祥之報宜以類至蓋人君務蕃毓其民
則天亦昌行其子孫理固然也胎養疏不得其時後宮有就館
者四年童周各生皇女也今附
二年
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一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知制誥劉敞言
臣前論先期避殿不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
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
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反今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
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變非承大戒習尊朝
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俗未久
苟為因循則憲章廢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為毋以禮假
人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

夫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夫在陛下淵
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
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羗戎順服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夫在
將帥非其人為虜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
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血為國深恥沔
卒此坐廢五月丙丁酉群臣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請乃
許之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饑寒死道路甚衆詔遣官分行京城
視孤窮老疾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畿縣委令佐賑以糜粥知
開封府歐陽修言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陛
下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

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
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
餓何暇遨遊臣之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
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
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
此目下陰雪未解使假便得清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
風寒况方以日食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
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攝事見
令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
天憂民之心從之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疾

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上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諸軍其缺望矣故復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令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取舊例下三司掌券司會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勅令文專為驛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三卷以頒行天下三年三月始編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己酉祠部郎中崇

文院檢討官呂公著為天章閣侍講公著以疾辭乞改命直祕閣司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不報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靡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三司奏茶課歲入數及遣使察

六路利害本志在去年十月已已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而實錄不書今附見于此
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重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聞遣使者徃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刻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宜明

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蘓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兄頌紳子繹開封人也初右正言祕

閣校理吳及言祖宗更五代之弊設文館以待四方之士而卿相率由此進故號令風采不減漢唐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歲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癸卯詔如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場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此實先是議者欲变大鐵錢當一提點刑獄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誥言民間貴小錢銅均而賤大鐵錢他日當三猶輕之今令

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物直無贏則必自止而陝西舊藏饒州大錢濶緣民間久不敢用今既無盜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錢法前日民負官繒者法應加數追納望分蠲其一詔悉行之此據陸誥傳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恣怨久之始定此據本志丁亥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宋咸上所注楊子及孔叢子賜三品服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衛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

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己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張方平為瑞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尚書左丞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翅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執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宋祁為三司使丁未御崇政殿賜進士鈇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

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三十九人其數不合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瑞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累論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第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言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

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為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躰數月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躰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詔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寮屬又加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聞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耳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

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
為賢及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
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因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天子感寤
思革其弊進用三教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
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綱紀而繩廢壞遂
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又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
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
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或上聽上賴陛下至明察見諸
臣本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諛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

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
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
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
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
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
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
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
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
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
無以自明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極而壞夫有所不取之

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極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極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極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無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極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極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極他職置之京師使極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

下之惑而全極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常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極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疏奏極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尼大以為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寺弟子不復更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為道場以吞上恩此據月已當在

三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按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當日記稱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旨揮不緣南郊且至和元年並有上封者論義勇為河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之

北伏兵以為古者兵農一體有事則集于戰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粟今河北義勇是也惜其東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於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部署兩兵官為鈐轄都監歲以冬季巡視兵器閱習行陣萬一犬戎猖狂入寇即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傍出掩擊彼虜腹背受敵冒以枝梧如是河北則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群胡望我何恃而不懼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

贄等上議曰前代之制車乘甲卒皆賦於民四時蒐狩農隙講事行師臨敵振旅策勲皆布在方策茲事已遠且以唐言之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助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則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

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東
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
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夏四月丁卯詔以孟冬詣太
廟行祫享之禮凡諸恩賜皆如親郊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
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壬申河
中府言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
集賢殿修撰李淑奉贈尚書右丞特贈黃金百兩淑警慧過人
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
命頗為時所稱其他詩賦碑記多裁取古語駢偶之務為奇險
僻奧能文者不之愛也既喜傾談故屢為言者所斥訖不得志

抑鬱以死初著作佐郎何萑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
備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絕兼取其名德
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
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
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問賜
之束帛牲醢祭服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
則上不失先王尊德繼絕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
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如白
身即與京主簿若為班行者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
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庶緣祭享禮料

所須

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為定式

實錄載何萬疏及禮院議其文甚多依本志如此

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郊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

郊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臺司從之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上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禮官韓維議其謚曰執中幸得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伍為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官闈有嫌建廟

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不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光祿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而賢士大夫無術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諡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時為小官以大未立獨先群論章聖皇帝覽疏称歎擢置諫列既東上意終受大祿屬今上聽政之始追章聖知臣之美志切圖任待以卿

輔其制則曰一言為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行又曰納忠先帝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秉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及居守伊洛懼筋力不能奉陵寢願易小郡迨乎晚節年甫七十即造告還君事可謂終始不渝矣謹按謚法不懈于位曰恭執中嘗以公自處少私於人雖寵教益隆而夙夜是畏非不懈于位者乎請易名為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曰祖宗之有天下第及而子世者再傳矣今上聖德夙成天命固已有在群下欲位分之蚤定而先帝晚年大臣重忤上意無敢言者執中時年少位下忠義感發一言而定東朝之位置生靈於大寧者四十年為宋福祚其有窮哉故其遷拜常以是而申於書贊者所

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無言不酬之義也自頃景德休兵海內無事輔相之臣務將順上德中外奏歌頌而已朝廷求直言而責言事官以循默者詔書屢下而無其人執中獨以小官不溺時俗不諱用事之臣專為國家慮時事陳宗廟大計以取上知致身兩府者二紀再為相者出入八年其所選用為不少矣死之日無感槩其私恩者其一於公不使士大夫知出其門也如此節其謚曰恭固宜為而助安社稷太常之議既首及之所以易其名者蓋并舉乎謹按謚法曰因事有功曰襄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上又為執中篆其墓碑

曰褒忠執中嬖妻張氏驕恣每陵蔑其妻謝氏執中既死之五

日謝氏具奏乞度為尼詔許之即柩側斃送城南資聖院賜名

勤省莫不稱快此據江氏雜志及司馬光記聞已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董

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長為御侍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

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帝嘗感疾恍

惚夜持寶刀自御董氏在側遽前爭得之幾至斷指寶刀自御此據正傳

不知何時當是嘉祐之初也翰林學士胡宿言開寶六年太宗封晉王淳化

五年真宗封壽王乃升壽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書壽宋梁

趙四國自今更不以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至道中郊祀單

恩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陛下藩邸舊封今以為贈

典非所宜乾興五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蓋有司過也者陛下建

國於昇猶列次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且進昇為大國而與晉

皆無得封從之辛卯詔曰居室器用也冠服妾媵蓋有常制

所以別貴賤社奢僭也此者流風蕩康靡無復孝威犯干有司

鮮聞用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

御史裏行沈起所言也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因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殊決在京繫因雜

恩出一時恐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

王者令之典也去年閏月己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

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嗜啜前世明君賢臣論

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
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
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
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
輔主為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然遂事不諫臣願朝廷戒
之伏惟皇天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審政令深
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
體出浮之費以墮儉德臣雖鄙賤切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
賜裁幸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
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
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待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郊不與向侍即
亦不露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

蓋內官懼五月乙未以御侍聞喜縣君董氏為貴人其父安始
臺諫也

隸禁衛即除內殿崇班戊戌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

過設禁防疑以私隱非朕意也舊制臣寮不許詣執政常所薦

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庚子詔入內內侍省

內臣負多其擔任進養子入內始用吳及議也會要以為從翰

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許奏薦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

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

猶累辭乃拜樞密使禮部侍郎田况暴中風瘖久在病告十上

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

始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丁巳詔淮南東路揚州西路廬州江
南東路江寧府西路洪州湖南潭州浙東路越州福建路福州
並兼本路兵馬鈐轄就置禁軍駐泊禁軍三指揮越州置福州
置禁軍二指揮其新招禁軍以威果為額請受如宣毅例每指
揮毋得過四百人逐路選嘗歷任武臣二員為兵馬都監浙東
福建路一員並置公廨於本州以專訓練毋得差出若招置不
足聽揀本路廂軍填之知福州燕度言閩故多盜請少假事權
經制一路遂加兵馬鈐轄此據度本傳
恐緣度建請遂遍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
及它路也當考有娠內外皆冀其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以備賜予
所費不可勝紀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為開封府尹時廨

舍也既而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充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丁卯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自温成之沒後宮得幸
者九十人謂之十閣周氏董氏温成之妹皆與焉周董既以生
皇女進秩諸閣皆求遷改詔中書出勅誥中書以其名覆奏罷
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温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
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卿也月俸一萬緡阡
今也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一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
十萬為卒詳之同知諫院范師道疏云禮以制情義以奪愛
常人之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
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者臣敢為

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負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迂則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之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師道疏附此當在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知出宮人後

言父昭子穆祀典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間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且號為大祭所以萃群廟之神要之至公豈可昧正統之緒伏請博詔多士講求定儀為一代之法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切尋歷代典故由漢而下立廟制祭與三代不同至於尊東向之位先儒議論非一緣宗廟事重非有司所敢專決乃詔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禮官同議而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太祫

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
奮為便詔恭依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
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群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
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
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范師道言據司馬光記聞知制誥劉敞言尊號
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
美復加大禮聖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
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
實德上曰朕意亦謂當如此故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
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

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為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

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

洙並為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祕閣凡

八員詔及二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陶萬年

人卞莒人洙廣陵人也彥若已見應制時每館各二員此據會要有太常博士陳洙姓名而實錄無之

按本志云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稱四人蓋王趙傳孫也今依實錄不書陳洙癸酉詔諸路安撫

轉運提點刑獄各於所部舉見任文資行實敢撲而有政事之

寸可備陞擢者三人前兩府臣寮許通舉內外官其已帶職及

見任兩府與自己親戚毋得舉丁丑詔諸路轉運使凡隣路隣

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

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
患分災之義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
年書宋衛陳鄭災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赴告之辭而患
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語之文
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執
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以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也糴故秦伯伐晉諸侯
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如線
不絕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
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糴

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
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
意哉故有是詔戊寅是夕月食幾盡己卯放宮人二百四十人修
陰教以應天變也按司馬氏日記云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宮
女百餘人以應天變修陰教而實錄乃於辛
卯日書此事恐
誤也今從日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二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

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

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按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為監

察御史裏行慶曆三年十一月李京包拯又並為監察御史裏

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為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

詔強陶使受今從記問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為使相陶上言

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為令使甲辰貶觀文

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為檢校工部尚書寧國軍節度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慶州

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者誘與姦後數召會郡舍至或踰城往來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汚以為恨會旻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汚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汚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汚即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汚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悅州人金氏女白晝使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許嫁莘旦汚見西湖上令吏戒莘姥絕昏弗許又使官妓戒趙姥趙姥以莘姥為解汚聞僧與莘氏私者得從曉并莘毋鞠為姦寘之法遂取趙女至

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以百數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挺或以暴怒繫訴事者常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故賤丙午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為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宮為閹婦又嘗掌供御膳偶得進幸恃上恩多凌慢一夕逐在延福宮揭屏風紙自作奏冗數百字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為妙法院尼子未又放宮人二百三十六人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它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

閣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甲寅校書郎致仕孔啟
為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為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
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就侔讀書多自得文甚奇古
嘗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為恨侔自誓不復求仕客居江淮
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嘗薦侔曰侔居則孝悌仕則忠
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及敞帥永
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就先是太學生鄭叔雄者善醫用王舉
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道因言山林有道之士
近臣屢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必行非所以示天下也於是敞
等皆除官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

一負揀試之裝御營卒桑達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
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桑達市糾察刑獄
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允聖旨中書門
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
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不行敞
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
真偽自爾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于庶獄
庶獄謹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
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
吏侵侮罪人銜寃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

今顧於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
上乃以敝章下開封著爲令此據敝行狀及奏議敝以七月二
十四日上八月七日報可附七月二

未敝又言伏見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頗
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繆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
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
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
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
更相傾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
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
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

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矣敝此奏不得其時今附見七年正月有詔
兩軍巡翻異者送御史臺推劾恐或由此上始欲於景靈
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而翰林侍讀學士
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
也此年萬壽觀建温成皇后影殿蓋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
不足以訓于後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
以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
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
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
名號闕然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

其稱况敢正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始以嫡后之儀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妣也為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於廟乎群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為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氏於三者無一為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蓋以謂致者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于姑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故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為今欲扶所廢以為正亦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本

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為復紛紜以亂太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豚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官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

折衷於禮為允詔下學士院詳定

據蘇頌所作孫并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并也又據汪藻

所編詔旨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自行狀是曾肇作并行狀云初仁宗追閱故后郭氏以微

過廢年久無祠所詔於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
神御殿不當建或曰當於廟詔下禮官頌與僚局同執非是
而獻議曰先朝建殿已非禮然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
為后妃而置之其於失禮又甚矣儻陛下追念郭氏姐謝况已
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於皇祐廟則恩意至而典禮
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不決然卒罷神御不建頌傳云嘉祐
初詔禮院議五故郭皇后神御殿于靈景官頌以謂勅書云向
因忿鬱偶失謙恭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
一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
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謚冊之議議祔郭氏於廟
以成追復之義備薦享之禮衆論未決一日自事都堂曾公亮
問曰學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郭重
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郭正相類今止祔后
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
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如一懷慈哀之謚則乙未御崇政殿冊試
不為通矣公亮歎重久之然事終不行

應才識兼茂明於幹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
言極建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四等授

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
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
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
何賴焉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藻瑯五世孫也輔之邑里未詳
書見馮潔已 御史臺記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
符張洞駁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后
親奉寢園按於禮法人無過惡不可誣廢所以名臣感慨抗論
於朝中外迄今聽之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
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傳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
失申正名之曲若以平昔之議為得彌可駭惑况引春秋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之列據左氏則哀姜之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歿不得其所責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僦宸極終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幾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于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况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為允敞後奏曰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廢斥妃后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

詐妾及此則群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氏固未嘗有此蓋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爾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長年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不見

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後意以追復郭氏則於天子以傳正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人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許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偏母后妾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竊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誹謗營為非禮也洞復疏難做說其後學士院率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為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日白

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正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祔止后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愍哀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疋昌期陵州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知益州召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鑄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朝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刺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

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
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郊亦
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
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
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
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
本室遇祫饗即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
祭博士高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
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
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

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
上議而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讀學士
向傳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郊等議曰春秋傳曰
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且以國朝享
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
非無據也此聖祖神宗參用歷代之法因時施宜以貽子孫者
也未易輕改况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約中之
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為常一
且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
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饗則尊得以申然則不疑於黜

遠四后而獨豐於配者乎他年有司攝事故四后皆預合食今
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
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急繼體之君以
奉志遵法為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
之祭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
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
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
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
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
祔之大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

后列於配后之下絕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
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
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
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隋二也升祔之后同牢
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
聯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號為合食一又絕席而坐牲牢
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
况章獻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
於本廟致饗所以申其尊者最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
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懿章獻之

明證而議者以為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傳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又行之議欲擅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園廟方衛議遷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

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聖當留聖思也此據劉敞行狀增入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

禘祫前詔太常按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烝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以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焉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茲眇末甫崇孝饗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劉敞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

當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維等必不然故錄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故云爾似誣洞也今不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

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款乃減七十一萬八十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隸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隸摠千五十二聊城高唐摠萬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滄州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也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徃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為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款郡田

其於天下不能盡行

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按會要去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

記聞所書已丑

九月癸巳朔御製拾享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

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知安迎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彙瓚奏顧安捧俎徹豆奏克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佑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甲午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張田知蘄州田澶洲人初為廣信軍通判夏竦與

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
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塚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
均州又責監郢州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虜使過
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酒
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拜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教其
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為元宰而舉措如此甚
可惜也極由是得請五月甲辰田權發遣度支判官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
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而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
資任至淺幸得擢佐大計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
不敢裁減而剗剗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丙午詔帶閣門祇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
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
班出戍及見管軍若臨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
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
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休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
母喪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丁未審官院言應京朝官磨勘在京者例須引見今冬及來春
京朝官磨勘年限俱滿乞依外任人例更不引見從之先是明

堂覃恩內外官同時改轉自是每及三年則同時歲滿故也要會

九月十五日事十五日丁未也當考時章戊申提點廣南西路
恩有無隔磨勘無何故一例只滿三年

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
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為邊生事從之注在
邕州又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甲兵廼露奏曰交趾外奉朝
貢中包禍心常以贊食王土為事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常
責交州不當擅賊雲河洞今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
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
取他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為國
生事不省也甲寅戶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瓌同判太
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溫成廟皆不報北據江氏雜
志本傳無之
亦不載瓌
判寺事 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

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徃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
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
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從之丙辰又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
溱為兵部員外郎以諫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
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
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
省先是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
之會同甸後禱祠隸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隸儀司徒府今
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舉祝啟舞備行
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

天子未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
禮院兩制定而從之冬十月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

門庭迫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昃不能出壬申朝

饗景靈宮實錄云車輅入景靈宮雪霰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

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癸酉裕于太廟大

執笏者揚然揜袖二事附或不必書更詳之赫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

士人有節行學術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

訪每路各兩人仍與本處長吏其事實連書結罪以聞委中書

門下再行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多解額小處既

並歸土着令禮部量添解額本文有今既並歸土着六字實錄

刑去恐失事實仍增之本記書云

詔諸路監司察士有學行為鄉里所推者同湖南郴道永州桂

長吏以聞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

陽監及衡州茶陵縣夏秋二歲外每丁別納錢絹米豆藥物箭

箠者令轉運司檢勘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特與減半自今進

丁更不添納廣南東路西自祥符中降御札免身丁錢至今尚有

送納未了處亦仰轉運司具未放因依以聞復命轉運司裁定

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

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

輸無幾矣此食貨志益梓利夔路州軍進奉南郊乾元節銀自

今止令進室表邛州鑄錢權任十年諸路轉運司如於二稅上
重疊科折以困農民並令逐州軍畫時以聞仍不許更進羨餘
若以本路錢帛密申三司取發上京者必當黜降諸縣令佐兼

監酒稅等場務其有羨贖更不酬獎復以孟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堯遷關伯商立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裕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戊寅文武百官並以袷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于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

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中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曹潔女其進用所從來蓋有憑藉去丁亥大宴集英殿以裕享禮成飲福也十一月乙未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斲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

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贈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
無勞月享大國俸財餘于室銜媿日夕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為
予終不能以已力辨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
餘里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卧病帝
憂見于色勅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詔特屏
桃菊被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
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
葬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為大宗
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王
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圍非所以顯榮也奏通其籍又宗

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請使有歸宗婦得

許改嫁其二事充郊祀天地七為亞獻恭虔得禮嘗入朝僕夫

爭道于門折其鞭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怒如此富弼為首相濮

龍圖閣直學向傳式監護喪事物論蠲餼蓋弼之子與傳式女

結姻鴻臚所貺僅六千緡既護葬歸即感慕弼徐州得請至即

未及月化去噫此世之官爵金帛安可妄圖得之禍不旋踵士大

夫得不為戒哉此王陶談淵所記也當考傳式死在嘉祐六年

九月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群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譽冲退處士

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據會要二人羣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
論議雜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
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
群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寒飢之切已也眾皆注仰之介因館

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群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
言未嘗下意曲從荷舍人目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
言佻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又上
書言三代取士皆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傳以文辭中害道
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
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
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
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
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往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群傳云何郊薦登
授處士至和元年十二月成都記云王素薦登
田况薦登授本州助教十二月壬戌朔詔泐堂五院私名人

自今以一百二十人為額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
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遇故火數為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
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間老幼失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
又年踰七十貪慕榮祿不知進退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
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所為庶科不
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且朝廷風化疾於影響是欲教
人苟簡而枉道以奸譽轉運司按湛伐木敗民舍意不直湛而
為穆將說然則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不而况聞湛先期
告戒明著律令約民以信未嘗督迫乃湛奉法行事未有過也

百姓自知其咎不敢有訴時故相夏竦邸店最廣而郡從事高直溫乃疎子婿詭之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者昔之民居侵越官道則木在道側及正其侵地則正處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賴其利道旁之井反在居民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當今之弊正在群司不舉職而務苟且必使舉職者有害而苟且者有利將何勸焉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行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一時追改之愈也相襄皆大郡於湛不為輕重但國家舉措有所未安爾明年六月湛卒于相州

湛附傳云運轉使陳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興正傳不同

今從乙丑加贈皇長子襄王昉為魏王次子豫王昕為越王次正傳

子鄂王曦為陳王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為周國第三女唐國為漢國第四女越國為秦國第五女鄆國為魏國第七女隨國為吳國第八女韓國為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是追封魯國已外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為太子少傳致仕舉正在經筵三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甲申宰臣韓琦言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并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其餘田聽下戶請佃河北一路諸軍牧地剩田三千三百五十餘頃得歲課斛斗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石絹萬三千二百五十一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束其

管勾標括職方員外郎高訪望特與堂除虞部員外郎張越與先次指射家便並從之。宰相富弼自裕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上不許仍新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臥家上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故事節度使移鎮及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是歲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以裕享加恩又自保寧移鎮建雄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修劾其慢朝命詔以修章示之且令依故事各以表再辭懷德謝罪而已亦不復別進表鄙吝如此然論者以為臣下讓官當出其志非上之人所當強也知制誥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夫不欲人

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偽而為禮者惡煩煩近於褻故諒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切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夔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敗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乎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已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故至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爾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

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鈞利者要君乘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幸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敬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奏此疏

此據劉敞所作敬行狀及敬集附見其從違當考



